

集部

梅溪前集卷十五

宋 王十朋 撰

策問

問六經皆經聖人之手其大法尤著於始終之際樂亡於秦禮廢於漢姑勿論焉可也詩書易春秋首末具存其可以不知耶詩三百文王之詩非不多也何以首於關雎頌有三莫先於商莫後於魯也何以終於商頌三

皇五帝皆聖人也非無言道之書何以獨取於堯而以之首五霸皆賢君也非無命誓之文何以獨取於秦而以之終三易所始義各不同周易何以先乾而異乎連山歸藏之法六十四卦法相受也何以不終於既濟而終於未濟之時春秋之作在平王世也不始於孝惠二公而始於隱豈果以其遜國之賢乎二百四十二載皆編四時以成年也而終於哀十四之春豈果在於木絕火王乎論語者六藝之襟領也始於學而終於堯曰其

義安在孟子七篇擬聖而作者也始於梁惠終於盡心
又豈無說耶夫紬金匱石室之書者良史之才也終於
獲麟猶有其旨作凌烟畫像之贊者文士之筆也始於
河間亦有所法况六經之嚴而語孟之奥乎顛與諸君
究其所以然勿云議論安敢到而畧之也
問自古帝王所以敦厚風俗者必以儉德為本而每以
身率之禹惡衣服以率夏文王卑服以率周文帝身衣
弋綈以率漢是三君皆古之大聖賢均以儉德先天下

為風俗者也禹尚儉而天下以儉應之故夏之世其所尚者皆忠質文王尚儉而天下以儉應之故當時在位者皆有羔羊之德焉至於文帝尚儉不下禹文王而天下應之者或不如夏周之世故賈誼陳政事之書謂帝身衣皂綈而富民墻屋被文繡豈漢民習秦人奢侈餘俗而未易遽革耶不然何上以敦朴示之而下不以敦朴應之也我國家自祖宗以來世以恭儉化下肆我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而儉德猶著御寢衾裯至以黄

綈為之常服止用纁繒雖累經澣濯而不易然當時民間猶有以金為飾者於是詔自中宫以下毋得衣銷金貼金等服臣庶犯者一切置於法由是天下化之而皇祐嘉祐之間風俗淳美駕于三代之上矣主上皇帝藴仁儉之資清中興之業尤謹厥德惟懷永圖可謂同符仁祖並美禹文者也邇者近臣獻言謂州縣尚用金翠為衣服首飾貴賤之分混然無別請加禁止聖訓丁寧命有司以前後詔條申明之德至渥也議者尚慮遠方

富民狃於循習未能遽革射利之徒興造販鬻而不知畏又慮州縣奉行之吏不能導守教條或暫禁而輒縱之無以仰副吾君敦朴之化必欲令行而禁止如仁祖之世不使年少書生得以獻太息之書如之何則可

問才難久矣堯舜之時野無遺賢所與治天下者止於五臣周家濟濟多士而用一婦人以足十亂之數不其然乎之歎宜其發於吾夫子也自兹以降治不逮古而人才愈難必責以五臣十亂之儔則千古爲無人就其

時而求之宜莫盛於武宣之際班孟堅嘗枚舉其人而賛之以修一時之盛武帝自公孫丞相至金日磾凡二十有七人宣帝自蕭太傅至張敞凡二十有四人亦可謂盛矣然攷固之言猶有可疑者爲其稱武帝人才也則曰漢之得人於玆為盛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至稱宣帝人才也則曰皆有功迹見述於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固蓋以宣帝二十四人可為武帝名臣之次耳今即其人而攷之宣帝之相則有如有聲之

丙魏固非公孫弘石慶輩之所可及其將則有忠武如趙營平又非衛霍輩之所可及廷尉則有如于定國治民則有如龔黄又非趙禹張湯酷吏比也校其人才若遠過之而固乃以彼為莫及此為次之何耶夫所謂人才者必其勲業名節之有大過人也彼阿世如公孫酷虐如張湯榷利如桑弘羊皆治世之罪人也而以此為得人又何耶有是君斯有是臣武帝君德不逮孝宣遠甚固嘗譏武帝改文景恭儉美宣帝侔德商周其於人

才當亦如之今乃復優彼而劣此又何戾耶固生東都之初去武宣之世為未遠且親為國史必知其人才之始末意其品藻之必當也況是贊尤膾炙人口而見録於選今乃可疑如此其必有說以辯之

問爾雅者所以通詁訓之指歸叙詩人之興詠釋古今之異言通方俗之殊語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可以博物而不惑茲其所以為百代指南歟舊說皆言周公所制又言史佚教其子以爾雅又言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

晉郭璞亦言興於中古蓋指周也是則爾雅之出逺矣
今閱其書而攷之則非周公之制甚明小雅稱張仲孝
友蓋宣王時人也而釋訓篇則有張仲孝友之釋衛淇
澳之詩曰如切如瑳如琢如磨蓋美武公也而釋訓則
有道學自修之釋式微之詩為黎侯作也而有微乎微
之釋猗嗟名兮刺魯莊公詩也而有上為名之釋其釋
詁釋言釋訓諸篇大抵皆訓釋詩書之辭悉出周公之
後而云周公所制非矣又釋歳名則曰周曰年釋祭名

則曰周曰釋周公豈自稱其國號以別夏商耶又於釋地篇叙九州之名舉魯晉秦宋楚吳越齊燕凡九國繼之曰周有燋護是數國在周公時固未有封者周公又豈自卑宗周以配列國耶以此知爾雅斷非周公作也漢人嘗有以是問揚子雲者吳子雲以為孔子門人游夏之徒所記以解釋六藝者也是亦意云爾亦何以驗其出孔氏徒也或云爾雅實周公所制而張仲孝友之類乃後人所足猶春秋絶筆之後弟子續之至孔丘卒

之類其說又如何願與諸君辯之

問有創業之君有守成之君有中興之君三者之時不同而應之者亦異昔房玄齡嘗以創業為難魏鄭公嘗以守成為不易元次山之頌中興也又以宗廟再安為事之至難然則三者皆未可以難易斷也請借漢以論之高帝創業者也而不足於文使生文帝時未必能興聖賢之治文帝守成者也而不足於武使生高帝時未必能建艱難之業宣帝中興者也然英雄不及高祖仁

厚不如文帝使生二帝時其武功文德亦必有所不如者西京三君蓋亦各以所長而生遇乎時以成其名者歟至於光武雖號中興之君而功兼創業治兼守成意者其文武兩全功德兼備者也然馬伏波對隗囂之問乃謂光武不如高帝我神宗稱漢唐之治亦及文宣而不及光武夫創業守成中興皆難者也而兼之者為尤難西京三君各處其一而擅其名光武兼三者之長而稱之者或以為不如或有所不及何耶共惟主上以神

聖之資濟艱危之運德邁周宣而俯比光武兼三者之至難而取之以至兼賢於古人遠矣諸生幸生聖時目擊盛事願攷三者之難易與漢四君之優劣以發明我主上之鴻勲盛德

問昔夫子繫易謂何以聚民曰財對子貢問政以足食為三者之首財用者誠有國之急務尤急於艱難多事之秋也國家前日無事用度失節常賦之入猶不足以支歲費一旦加之以師旅錢穀之問遂至於廟堂調發

既繁經費百出官田鬻矣度牒行矣坊名借矣下富民獻助之令殫州郡公庫之蓄矣而獨不及民仰見聖德之至渥也然議者謂財非天雨而鬼輸之未有不取諸民者雖賦歛不明出於朝廷而科率每潛行於郡縣勤恤之詔非不丁寧有司迫於辦事所不暇顧況今日敵情叵測和與戰猶未决也和則有歳幣而坐困吾財戰則興師百萬千里餽糧有不可勝計之費將取之官耶而公帑竭矣將取之民耶財盡民怨何以為國古者兵

未嘗不用而財未嘗不給耶抑不知生之以何術理之以何人耶伊欲上不乏用而下不及民其必有說

問少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議者以為優於漢高帝孝宣信威北敵功光祖宗班固以為侔德商宗周宣光武身濟大業中興漢室馬援以為不如高帝太宗除亂致治功德兼隆史氏謂比迹湯武庶幾成康其言之當否果如何主上興衰撥亂紹復大業方之前代何如主也願併陳之

問戰國之軻況西京之雄隋之通唐之愈皆著書立言羽翼聖道世以大儒稱之議者不以為過然五君子者果孔氏之徒歟心無異傳道無二致固宜迭相推尊無或操戈相伐可也今攷其書乃或不然況非特不尊軻也且列於十二子而非之雄非特不尊況也且有同門異户之斥通雖以雄為振古奇人而不許其道愈推尊孟氏醇疵況雄至河汾則無一言之及然愈嘗自比孟軻矣後世亦不能無異同之論夫道之所在人所共尊

道不在焉人所同抑今尊之則命世大才抑之則諸子也尊之則軻雄之間抑之則異户也尊之則聖人之徒抑之則張衡數術之伍也尊之則聖人之脩抑之則没而不說尊之則泰山北斗抑之則木强人也尊之抑之者其公心歟其私意歟豈好已同者有相黨之心故私有以尊之歟好已勝者有相輕之意故妄有以抑之歟尊之者是則抑之者坐蔽善之罪矣抑之者是則尊之者陷虛美之失矣二者必居一於此也願考其實而詳

辯之

問十八章之經夫子為弟子曾參作也參以孝名世為孔門賢弟子雖曰禀自然之至性蓋亦出於侍坐之際開宗明義之力焉然參之言行備見於語孟諸書不知其終身之大節能不負聖人之教而脗合於是經者果何語也夫子嘗自謂行在孝經使曾子果能盡是經之言也則行與夫子同矣然參雖賢未可以擬聖人是於經必有所未盡而行事不能無少戾也夫孝於德為至

於行為大參既以孝稱宜無媿於淵騫之列矣乃反不預四科何耶諸君自兒時已能誦十八章之語其於出孝入弟之際必不叛是經敢問曾子之孝其有得於經者何語其未盡於經者何事與其不與於四科者果何謂也

問君子讀書稽古豈徒對聖賢而已哉必曰古人可作吾誰與歸心有所慕則將學其為人而以其身比之也歷觀古人自比於前修者多矣亦各不同有以不如已

者自比有以勝已者自比自比以不如已也能自謙矣而有志者畀之自比以勝已也能自强矣而好謙者妄之孔子賢於堯舜而竊比老彭有以見聖人謙德之至也人比曾西以管仲則艴然不悦謙何在焉孟子乃以是取之何耶至諸葛武侯自比管樂或美其德之謙或陋其志之畀亮果謙乎畀乎君子必有以處之也揚雄韓愈自比孟子雄愈非輙敢而以輙自期有以見君子自强之志也崔浩自比張子房志亦可嘉矣議者乃不

許之何耶至杜子美以詩人竊比稷契人或賞其忠或指其妄甫果忠乎妄乎君子必有以處之也諸君潛心古人之際其必有以自況將比於不如己者歟則懼其志之卑非自強之道將自比於勝己者歟則懼其言之妄為謙德之累必欲自謙而不失之卑自強而不失之妄如之何而可願商榷古人之外且各言其志

問古之人皆有師自聖人至于士一也雖師未必賢於弟子弟子未必盡如師固可因流究源見形知範矣惟

孔子之於老聃左丘明之於孔子公羊高穀梁赤之於子夏房杜王魏之於王通世皆以為師弟子也或謂其不然學者未免乎疑焉謂孔子不師老聃也固嘗適周而問禮矣果惟聃是師則彼槌提仁義絶滅禮學夫子乃為禮樂仁義之主何耶謂丘明不師孔子也固嘗見稱於魯語與聖人同好惡矣果惟孔是師則子不語怪而丘明乃失之誣且傳經多不合於聖人之旨何耶謂公穀不師子夏也則先儒應劭輩固嘗有是語矣謂果

出其門則春秋之成商不能賛一辭二子乃各以經名家何耶謂房杜王魏不師王通也則通著之中說固甞弟子之矣謂果出其門則數子俱顯於唐反無一語以稱師抑又何耶以為果師果弟子則其學必不相戾而其心必不相忘也以為非師非弟子則載諸古人之書傳諸學者之口豈盡妄耶諸君尚論古人之日久矣師自柱下而至河汾弟子自將聖而至貞觀諸子必能熟究其源流而素知其然否也幸即其道攷其時推前人

之議論以其實告

問韓愈柳宗元俱以文鳴于唐世目曰韓柳二人更相推遜雖議者亦莫得而雌雄之然其好惡議論之際顧多不同者韓排釋氏甚嚴其送浮屠序責子厚不以聖人之道告之柳謂釋氏之說與易論語合且譏退之知石而不知韞玉韓謂世無孔子則已不在弟子列作師說以號召後學柳則以好為人師為患有師友箴有荅韋嚴二書且有雪白之喻又有毋以韓責我之說韓著

獲麟解以麟為聖人之祥賀白龜表以龜為獲蔡之驗柳則作正符詆談符瑞者為謠巫瞽史韓碑淮西歸功裴度而不及李愬柳於裴李則各有雅章韓以作史有人禍天刑之可畏柳則移書以辯之韓以人禍元氣為天所罰柳則著論以非之其指意不同多此類者且退之名在子厚先友記中蓋其父兄行且年又長柳宜以兄事之可也然韓每及柳則字而稱之柳語及韓則斥而名之爾抑又何耶今二文並行於世學者之所取法

真文章宗匠也然讀其文切疑二人陽若更譽而陰相矛盾者不可以不辯夫韓柳邪正士君子固能言之至於議論則未可因人而輕重願與諸君辯其當否

問五常之道莫大於仁以夫子之聖猶曰豈敢故於許與之際尤謹焉古之逸民非不多也獨許夷齊為得仁大臣如伊呂之徒初無一言之賛也獨稱商有三仁門弟子之中如仲由冉求公西赤者皆所不許而獨許顏冉諸侯之大夫如令尹子文陳文子皆所不許而獨許

一管仲此八人者雖窮達死生去就之迹不同而聖人許之以仁初無異辭後世有大儒王通者鳴道河汾間與弟子難疑荅問動以洙泗為法中說十篇猶孔氏論語也其以仁許前賢及高弟者亦八人焉曰東平王蒼仁人也曰羊祜陸遜仁人也曰荀氏有二仁曰仁哉樂毅許董常以顔氏之流蓋以其三月不違仁也稱薛收仁而不佞蓋許其為冉雍也夫子所稱八人者後世以聖人之言莫得而議之通所稱八人者或未之信然自

蒼至𣲖七子皆顯事在信史可考而知董常早世其言論粗見於中説亦可以想見其為人也是果可當仁者之名否乎通之許與其亦有得有失乎孰可以方夷齊孰可以比三仁孰無媿於顔冉之德孰能為管仲之功願併陳之以佐文中之垂教

問太史公作史記采古今名臣賢士列而傳者凡七十焉其共列之人必臭味之同者如管仲晏子以佐主之迹同孫武吳起以論兵之術同樗里甘茂以智略同范

雎蔡澤以其談辯同仲尼弟子學術同也屈原賈生風騷同也萬石張叔謹厚同也凡傳而同之者必其類之相近焉然亦有不宜同而同者使學者不能無惑其為老子傳也與莊周同宜矣而乃列申不害韓非於其中申韓之術至殘忍慘酷也其可與深於道德者同耶其為孟子傳也與荀卿同宜矣而乃列鄒衍淳于髡于其間以衍之迂誕髡之滑稽正儒者之罪人也其可與主盟仁義者同耶謂遷不精於選擇則彼之同者何是謂

遷不妄於條例則此之同者何乖豈偶得於彼而有失於此耶抑識見不明曾珷玞美玉之不辯耶不然其不同而同之必有深意乎其間不可不熟究而詳辯也
問君子之學必先正其心術而不惑於異端邪說然後聖人之道斯可得而入焉苟惟心術不正而異端邪說從而陷溺之望其入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絶潢而欲求至海不亦難乎昔吾夫子既没而楊朱墨翟者竊仁義之一偏而唱為我兼愛之說以亂天下幸而有孟子者

出辭而闢之楊墨之害息而人心復歸於正孟子没有申韓刑名之學黄老虚無之説簧鼓于世其為害又甚於楊墨而世之儒者往往墮於其閒而不悟以賈誼之美才猶明申韓司馬遷之愽學猶尚黄老况其下者乎當時不惑其説毅然而麾之者一揚雄氏而已自漢室之東而西方之教流入於中國時君世主尊尚其説遂與孔老並立而王公卿士庶陷溺滋甚王通隋大儒也猶稱其為聖人白居易唐賢人也猶酷嗜之晚節用其

教以理性況衆人乎當時不惑其說毅然而力排者一韓愈氏而已夫異端邪說之移人也愚者信之可也而智者惑之何耶不肖者信之可也而賢者惑之何耶里巷之人信之可也而縉紳士大夫惑之何耶豈異端之學亦有以過人而其道誠可與堯舜周孔抗衡於世耶豈賈誼司馬遷王通白居易之徒明之尚之尊之者是而孟子揚雄韓愈闢之麾之排之者非耶夫以其說為真可信也則與吾堯舜周孔之道大不相似以其說為

妄也則世之屈已以尊崇之者又皆吾儒之傑然者焉孟楊韓三君子不世出無有與之辯者顧與諸君論之問封建尚矣自五帝三王莫能去矣後世人君易之以郡縣則其國亦從而治亦或因之而亂此皆立國之先務學者不可不察也唐虞列公侯伯子男為五等相制天子千里諸侯百里而降不及五十里者為附庸周興封國八百同姓居五十三焉此封建所由興也秦鑒衰周之弊罷侯置守列天下為三十六郡後世因之不改

復增其數此郡縣所由興然以周秦漢唐論之則其國之或强或弱其祚之或短或長皆關乎封建之與郡縣此又不可不辯矣謂封建無益於國耶則周何為因之而强秦何為罷之而亡乎謂封建有益於國耶則漢何為而有七國之變唐何為而有諸鎮之亂乎欲使罷侯置守而無嬴秦之危封建侯藩而無漢唐之亂果何術而可願詳以告將疏其說以獻于上

問夫樂之作尚矣先王以是正朝廷美風俗格神物和

上下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故黄帝之樂曰咸池顓帝之樂曰六莖帝嚳之樂曰六英堯曰大章舜曰大韶禹曰大夏湯濩而武武此歴代之樂所由作也而其大備莫盛於成周故周禮大司徒以六樂防萬民之情則又有所謂大師小師磬師舞師笙師鍾師者大師樂以六律六同大合樂時則有奏黄鍾太簇姑洗蕤賔夷則無射者太師掌律同以合陰陽時則有播八音於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者是古作樂者必有其官奏之必有其所制

之必有其器豈非樂有自然之數而數之所舉又有自然之義乎後世去古既遠樂制始無一定之論而名數音律形器亦莫之考矣學者審古今灼知先王所以作樂之意者敢問咸池六莖六英韶濩夏武之名所取者何義周大司徒與大師小師磬師舞師笙師鍾師所掌者何器黄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所奏者何所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所應者何事與夫後代因革損益孰得孰失幸明言之

問孟堅序六藝爲九種列小學一家於其中則知字學之有益於斯文也尚矣古者八歲入小學學書藝之事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漢蕭何亦著其法於律令太史試學童而錄其課最者唐選舉之法有四而楷法遒美居其一焉夫書雖一技然教於周試於漢選舉於唐參六經論語孝經而九之學者其可忽耶爰自科斗書廢篆隷迭興漢晋以來乃有草楷真行雜體之書去朴歸華舒牋點翰以相誇尚者不知其幾也唐太

宗歷評晉人之書而以王逸少為盡善盡美先翰林蘊
公嘗評唐人之書謂極於顏真卿又論近代之書以蔡
君謨為第一議者謂顏書本出於王而蔡乃法顏而變
者然三人者各名家當代而咸造其極使其同時而並
駕未知其孰後而孰先諸君稽古之暇游心翰墨久矣
其於晉唐宋三子將誰取法耶抑所好不同捨二三子
而他有所尚耶又豈得於心畫之妙而不蹈前人之陳
迹耶願評古人優劣之外且自論平日之所以張吾軍

者果出於自得乎抑亦何所法也幸詳以告

梅溪前集卷十五

梅溪前集卷十六

宋 王十朋 撰

書

上太守李端明

某嘗讀前史竊知李氏為天下甲門世生大賢角立傑出皆天人也自昔周柱下史先天地而生指木為姓博古知今而道德為吾聖人之師東都太尉稟元精之氣

正色在列殺身成仁而節義為人臣之冠唐翰林應長庚之夢世號謫仙人立馬萬言而文章為天下之法孰謂其非天人耶其間又有以聲名自高而天下有被其收接者如登龍門隱居求志而天下望其出仕者如覩景星至若出秉旄鉞如臨淮之元勲入總台衡如衛公之風采者皆卓然為一代之名臣中興之賢佐其流風餘韻足以起萬世之聳慕其故曰李氏天下之甲門而數公者真天人也迨我國朝二百年間宗工鉅儒背項

相望而李氏之門最號得人有若文靖公在咸平景德
間公忠直亮深慮遠識嘗戒王文正公與北敵和親之
議斷然有先見之明天下至今稱為賢相有若文定公
在天禧乾興間慷慨立朝義形於色嘗伸救寇萊公之
禍以手板擊姦邪天下至今目為正人有若紫微舍人
在熙寧間居代言之任力持風裁雖貶黜而氣不撓與
蘓宋齊名天下至今有三舍人之號有若大丞相在政
和間危言讜論聳動四方及重華受禪之際搢紳正笏

不動聲氣而大議决天下至今賴為社稷臣而蒼生猶冀其復起有若尚書公當靖康之難得主辱臣死之義力抗强暴碎首裂額而憤罵不絶英烈言言與赫日秋霜争嚴艱難以來一人而已天下至今稱為烈丈夫而知與不知莫不為之流涕仰惟明公以英偉之才剛方之氣挺生華裔為當世羽儀被遇三朝終始一節迺者上方與㠯撥亂任賢使能日不暇給起明公於均逸中付以喉舌之任公卿大夫相與賀於朝韋帶布衣相與

賀於下咸謂明公體道德如柱下史尚節義如漢太尉工文章如唐翰林立天子前披陳利害論列可否在廷竦慄明公之諫諍固不在諫議勃之後也屢典名藩皆著聲績姦贓望風解綬而去明公之威聲固不在河南尹之下也至如臨淮衛公之勲烈文靖文定之事業皆明公之所優為者詩人誦召虎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然則明公豈非所謂天人者耶然朝廷方視明公之出處以為安危之繫天下方視明公之進退以為治亂之

分夷狄問明公之安否而為之叛服姦邪伺明公之行藏而為之喜懼輿議皆謂明公匪朝伊夕正台鼎之司慰蒼生之望中興之功指日可期今迺力辭柄任出牧侯藩雖一方得卧治之賢而天下欝具瞻之望竊料明公固難久屈於此也某蓬蓽一賤生爾自總角聞先生長者稱頌明公盛德偉望殆非一日第恨生居遐陬自處卑賤邈無進見之階今幸明公父母吾桑梓之邦適符夙昔景慕企仰之誠比者千騎入境道由僻邑而某

遂得與田夫野老犇走爭先瞻望於車塵馬足間已足少償素願矣然獲未進拜黃堂親承謦咳之餘少窺大人君子之高致不日明公入秉洪鈞則某於此時當抱無窮之恨矣是以不介於人不謀於龜朝齎而裁書莫沐而修刺曳裾麾戟冀一瞻芝宇退當誇大自謂今日得見天人也

啟

代曾尉上陳安撫

太山北斗十年懷景仰之勤白日青天一旦快清明之
覩實自夤緣之幸靡由媒介之先行遂鳧趨預淵雀躍
恭惟某官學師孔孟才亞卿雲風流號當世無雙聲望
居縉紳第一珠光劍氣文章騰萬丈之輝鳳翥龍蟠翰
墨掃千軍之敵早收巍第榮歷顯途赤心備竭於三朝
白首克全於一節游更中外並著恩威將命外臺茂荆
潭之治績分符重鎮藹吳越之休聲何所至之有聞蓋
無施而不可咸望有為於今日自期無媿於古人方馳

赫赫之聲俄起營營之謗唐室賴宣公之議克濟艱難漢庭忌賈誼之才遽罹譴責輿議咸稱其屈士流尤為不平稍息人言卒回天聽脫風濤於異域尋松菊於故園職姑領於真祠官未還於舊物優游里巷頤養年齡門多長者之車座有賢人之榻量包海嶽撓不濁而澄不清節貫冰霜窮益堅而老益壯然當宁方興哀而撥亂豈舊臣可置散以投閒矧鼎席之尚虛想宸襟之素注必起渭濱之大老式慰海隅之蒼生宰相以鎮撫四

方況我有種丈夫當掃除天下非公其誰無憚趨裝行膺賜召如某者箕裘冷族蓬蓽寒生思不墜於家聲謾力勤於學業始由經術而獲選終用詞章而決科名再上於賢書計始偕於吏部備員海邑雅懷慕藺之誠易尉僊邦遂有依劉之幸自慚樗散實賴帡幪欲脩吾道以致君盍就大人而正己去先聖之既遠非通儒其孰歸𪸩也何如方起舞雩之詠參乎不敏預懷避席之慙仰祈先達之見知庶俾後生之有賴望塵伊邇頌德尤

勤執贄賓庭行當盡門弟子之禮投緘記空先展事賢大夫之誠

代曾尉答交代

備員小邑考未一書承命大賢任俄兩易仰歎高風之難繼俯驚瑣質之何堪敢憚驅馳第從鞭策共惟其官家傳忠義天賦才猷門地素高早聯姻於卿相仕途初筵聊隱迹於江山宣北部之餘威繼南昌之雅韻精神不動曹務自清朱轄皂蓋乃賢主人黃門紫樞有真知

已雖曲從於引避寧又致於淹徊固宜綰爵於天朝何至易官於海嶠舍鶴溪之舊治尋鴈蕩之勝游白面紅顔姑作神仙之隱金章紫綬竚期臺閣之榮士論素期輿情共祝如某者箕裘冷族筆硯寒生二十年勞苦而末第始塵數百里崎嶇而小官初効去何速也期不待於及瓜行或使之坐寧容於煖席猶喜不才之質獲承既治之餘自西徂東而何敢憚勞以此易彼則固已多幸方圖趨拜遽辱緘封究觀禮意之勤益佩恩私之厚仰

攀懿躅顧續貂之媿雖多遐想高標而覩鳳之心已快

代謝同文館解

束書千里不嘗太學之虀鹽戰藝三場偶綴同文之龍虎齒髮類賈生之少姓名居杜牧之先揣分何堪撫心知媿竊以學者幸朝廷之偃武吾皇欲天下之同書思祖宗名館之因廣華夏得人之路收拾賢關之遺士網羅聖代之棄才為選最艱薦名無幾方歎蓬瀛之難到豈知樗櫟之兼收如其者海角鯫生蓽門賤士業之箕

裘之素家無詩禮之傳七歲知書賴有擇鄰之慈母三冬務學屢求假館之賢師技專習於雕蟲志必期於中鵠偶遇韶音之下復更科舉之條雖章句宿儒亦習凌雲之賦縱風騷大手必通拾芥之經驚鼠技之已窮取麟書而謾習欲慕武進之馳辯不容游夏之措辭益加記誦之功稍悟謹嚴之旨董仲舒潛心大業粗明一王玉川子獨抱遺經欲束三傳辭親梓里鼓篋帝都深期厠迹於何蕃庶獲授經於韓愈操矛入室對多士而氣

驕血指汗顔望成均而膽落戰之罪也心實恥之雖出門無噬臂之盟然題柱有還鄉之誓抱玉效卞和之泣焚舟起孟明之憖一鼓作而再鼓衰人疑必敗小敵怯而大敵勇天使其成不煩三獻之勞輒幸一名之預恩踰望外喜溢顔間伏遇某官炎漢相門括蒼多族馳所至有聲之譽蘊無施不可之才出為五馬之貴侯來繼三賢之高躅夢草起謝公之興吹笙尋子晉之游民歌愷悌之風士被作成之賜遂致青衿之小子稍知黃卷

之古人仰荷陶鎔偶膺薦擢恭敢不勉修事業早赴功名收一第於少年慰雙親於未老報天子恢儒之德酬使君在泮之恩嗅梅蘂於江頭早知春信折桂枝於月窟行帶天香

代謝鄉解

棘闈戰藝英髦多闞里之徒貢籍標名寒賤綴卜商之列濫中披沙之選深懷負剌之慙竊以朝廷當投戈講藝之秋聖主起側席求賢之念専尚詩書之技不求鞍

馬之功羽干服蠻貊之邦俎豆息烽烟之警賢關新闢洋洋乎東漢之風鄉飲盛行易易也成周之化既廣育才之路載更取士之科風騷如屈宋者不廢明經儒雅若寬弘者亦兼用賦得凜凜大竒之士有多多益辯之才無一不長所施皆可斯足副有司之舉庶能為盛世之光如萁者白屋寒生青衿小子夙被父兄之訓獲從師友之游期頭角之稍踈望箕裘之必大欣遇聖旦在賈生未冠之年欲充國賔無杜甫如神之筆識陋井中

之小文窺管内之斑謾同孔鯉之趨庭屢作曾參之避席坐閲三歳未通一經周誥商盤方苦聱牙之難讀李詩謝賦尤慙篆刻之末工偶逢科詔之頒妄起賢書之應深慮畫圖之類狗何期誤墨之成蠅况東嘉號多士之躔而樂成居濵海之邑由舍法之一罷更科埸之七開寂無中選之錢咸作退飛之鷁士氣若死灰之冷江鄉類窮谷之寒人指儒冠恣成戲劇路逢鬼物剛被揶揄誰知拜賜之孤軍俄有定從之下客三千人大敵之

勇曾何敢當二十年敗北之羞粗能一雪望不及此得之若驚玆蓋伏遇某官黼黻斯文權衡吾道一舉而得垂天之翼兼收而取敗鼓之皮遂俾繆庸亦膺選擢某敢不勉修操履益叩淵源探皇極之猷為造中庸之門户舒幾點翰尚期一第之可收聳壑昂霄庶及雙親之未老上酬聖造下答已知

陞補上舍謝宰相

業肄賢關濫預千人之列名叨舍選媿居羣俊之先嗟

小人得福以非常痛私門鍾鼎之何亟有稽伸謝徒切銜恩竊以興庠序於不遑暇給之秋見聖賢相與致太平之業惟有道主能散馬牛而包干戈非大仁人孰明爼豆而闢軍旅洪惟上聖篤任真儒不求矢石之功專務衣裳之化矣其文德雖灝灝爾噩噩爾之書無以加烝我時髦豈濟濟乎洋洋乎之世所能及自槐壇之載建紛銀袍而還來仰追唐虞之盛時祖述熈豐之故事謂科舉取士於一時也非所以造士而舍法作人於平

日也斯足以得人必將試之以積累之勤故可期之以遠大之地非得行藝兩全之美曷副君相旁求之誠選既至艱得宜無濫如其者受才猥瑣賦命窮竒齒才及壯而遽失所天仕豈欲干而盖緣有母輙施鼠技妄習麟經徒專記問之工莫識謹嚴之旨不柬高閣兼取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之長未得美泉姑為啖先生趙夫子陸文通之鑿辭親故里鼓篋上庠幸厠迹於裒衣獲執經於絳帳半世僅一名之得壯心早衰匹夫獲千金

之資大禍俄及未副倚門之望遽罹椎塊之憂三釜之志既孤五鼎之心何有念孝子為親而求禄自傷無禄以及親思忠臣致主以忘身或可以身而事主退惟疇昔之僥冒實由在上之作成茲盖伏遇某官命世大才迪民先覺躬阿衡惟一之德為成湯自得之師靖康之節人所難紹興之政古未有既以其身致中興之烈又將與國貽有永之謀廣闢成均兼收士類傳吾道於孟軻之後率天下為仲尼之徒二尺短檠猶念儒生之日

萬間廣厦俱權多士之顔遂致繆庸亦蒙教育㫖敢不
益脩操履力探淵源入大匠之凖繩資哲人之鼓鑄儻
離場屋粗有進身之階仰戴陶鈞莫知報德之所

謝王大傅佐

㫖官挺天賦之才富家傳之學短檠三載俯𨌺諸生丹
墀萬言巍冠多士榮處師儒之任蔚為庠序之光𢉆列
宿於星躔閲異書於芸省既作鵾鵬之化尤憐燕雀之
卑顧叨冒之曷因由吹嘘之有素㫖敢不勉精術業益

勵猷為磨鈆鈍以為銛策蹇駑而睎驥雖場屋未脫久甘太學之虀鹽儻心印可傳願受宗盟之衣鉢

昌齡弟送定葉氏

家聲不振有同陳族之貧婚禮再修輙慕齊邦之大自非特達肯遂懇求苟臭味之相忘喜葭莩之有託某以季弟某年曾有室事俄至於斷絃伏承令妹德宜家志方艱於擇𡡅用憑媒妁妄議姻婕荷寵命之不渝諒夙緣之非淺適契三星之候敢怠良時薄修五兩之儀

式將徽意

昌齡請期

早沐恩私既遂求婚之懇再殫愚悃預聞授室之期月惟建丑之良日擇生明之次恭遣季弟躬造高閎顧諧二姓之婚幸賜千金之諾

聞詩定孫氏

求婚於世姻之門夙緣非淺歸女於通家之子舊好愈敦幸無齊鄭之嫌竊比潘楊之睦約既前定言終不渝

伏承令女乃吾家之甥想不嫌舅氏之薄甚男甚辱東牀之選固稔知姑女之賢況庚甲之相同亦門閥之甚偶兒時聚戲不殊同隊之魚吉卜協從是謂和鳴之鳳有幣不腆别牋以聞

回錢氏送定

早同筆硯雅敦伐木之風晚結葭莩再講通家之好雖娩雀矗之大族庶幾王謝之世姻伏承令嗣名著賢關何止通一經之學某女幼傳姆訓僅能誦七誡之篇姑

待年於父母之家願執帚於君子之室

代送定

萬張

通家有子偶同太學之虀鹽臭味為媒濫折僊源之桃李念夤緣之不淺荷蒹拂之非凡既蒙阮目之青寧媿齊邦之大伏承令姪女儒門孕秀女教傳芳想七誡之素脩諒五長之並有作配宜求於棊轡于飛寧顧於蓽門而某男某身尚白丁業惟黄卷賢異南容之不廢貭

同子晳之非夫妄求詠絮之才偶中牽絲之選幸逢張
負之賞識寧患久貧庶幾畢萬之家風從茲必大

楊李

門閥素冷生華有類於枯楊臭味本同託庇幸逢於僊李
良媲鄭齊之非偶豈同商賈之論財輒恃夤緣敢通媒介
伏承令女内嫻姆訓外著婉容宜歸高節之伯鸞肯配
非夫之子晳而某弟某年雖踰冠學僅知名未能去三
惑之非何以稱五長之美仰固荷於不鄙退甚慚於匪

宜旣遂願懷之私敢伸言定之禮謹憑媒氏專叩高閎

劉實

託庇仁人之里爲幸已多通婚大姓之門受恩非淺喜踰望外媿溢顔間伏承令女年少甚都蓋女中之賈誼而其男甚天姿不慧非昔日之劉郎況三復之未能豈五長之敢稱偶預東牀之選誤蒙青眼之知吉日載涓允協鳳凰之兆繁文盡去薄修羔鴈之儀

季孫

族降臺輿有媿魯孫之後家傳簪笏雅欽楚相之風曾墻仞之莫窺豈婚姻之敢議偶因執斧遂獲牽絲某以弟某壯室偶睽勢難終於鰥處伏以令妹宜家素著禮尤謹於孀居絲蘿幸遂於仰攀琴瑟式諧於再御門乏陳平之車轍誤辱重知家無温嶠之鏡臺曷將厚意既奉千金之諾薄修五兩之儀

賈宋

俯念寒門欲婚姻之早畢仰攀富族豈財利之是論受

恩非凡懷媿不少其男其天姿不慧無洛陽年少之美才令女華冑甚遥有廷芬諸子之餘習茲因瓜葛之舊願結葭莩之私諾既奉於千金幣敢陳於五兩

錢曹

女則以子娶之雅嘗有約大雖非吾偶也夫亦何嫌況弟兄之約殆三紀于茲而婚姻之謀非一夕之故端為知已昌嘗論財伏承令女誦七誡之章素有大家之風味而某男某叨十才之裔媿無先世之名聲遝濫預於

牽絲禮輙伸於納幣如魚同隊念兩家生子之初為鳳和鳴協五世其昌之盛

李季

桑梓相望仰于門之素大葭莩再結荷阮目之常青雖云臭味之同亦自夤緣之幸伏承令女婉容玉潔懿德蘭馨非求三復之南容莫稱五長之衛女某男某年丁幾冠才愧非夫方同孔鯉之趨庭遽效梁鴻之求偶質無甚秀濫為甯氏之甥表不素奇媿作甘公之壻非自

通家之舊豈諧擇𡡉之歡諾既奉於千金媒敢通於一介鳳飛鸞合嬀姜之雅好難忘鴈往魚來劉范之世婚不絶

代回送定

周毛

陳平之美非久貧早覩奇相義方之娶為知已益見高風仰欽蚌腹之生珠俯媿葭姿之倚玉蒙恩有自揣分何堪伏承令嗣主簿巍奪錦標時競貪於擇𡡉而其女

子貧修布素人或耻於采葑一言不變於前盟輿論咸嘉其高誼辱鴈贄之良久報鯉書而太遲曲賴厚知不誅苟禮私門素冷偶逢鳴鳳之吉占老眼濫青遂得乗龍之佳壻

陳鄭

鮑知慕忽敢懷請妻之私嫣不如姜遂免辭婚之議兹通家之已久宜同氣之相求伏承令嗣出自豪門素號千金之子而某女子生於敝族豈知七誡之書誤蒙合

姓之求恐負宜家之職辱雁贄之來久媿鯉書之報遲不娶大邦公子有善自為媒之美願為佳耦吾宗無何以能育之憂

黃徐

俯慙冷族雖非叔度之清流仰援高門誤辱偃王之華胄諒夤緣之有自荷聘問之多儀伏承令器早達義方習詩禮其有自而某女子未閑姆訓奉箕帚以何堪過蒙葑菲之求重辱蘋蘩之託況鳳占之協吉其何敢辭

既贋幣之拜嘉永以為好

陳謝

門第素微濫出有嬀之後裔婚姻非耦誤攀康樂之名家揣分何堪拊心知幸伏承令姪義方素習固嘗聞禮以聞詩布衣女子姆訓未閑第可為絺而為綌荷非葑之不棄獲箕箒之是親既辱華緘仍蒙重幣其為感佩罔罄敷陳

梅溪前集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梅溪前集卷十七至二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羅修源

謄錄監生臣陳宏猷

梅溪前集卷十七

宋 王十朋 撰

序

送吳教授東信歸省序

四明吳先生名世鉅儒才高行尊以斯道自任未嘗屈節以阿世青衫不調殆一星終矣頃以朝廷之命主師席於東嘉教人以正心誠意之學每以身先之不期年

而士子皆有所矜式太守端明李公下車之初知先生之賢延為蓮幕上客先生以儒術飾吏治談笑間而邦人陰受其賜公卿大夫聞先生之名鶚書交薦衆皆謂先生不日去而羽儀天朝也然先生純孝人也獨念慈親在堂鬢髮垂素慨然興歎揖諸生而歸於是邦之士庶至於縉紳之徒緇黄之流詣府挽之千餘人而先生終不肯留識與不識聞先生之行也莫不歎息以謂賢於古人遠矣昔李子佩印於洛陽買臣衣錦於會稽長

卿駟馬而入蜀二疏聯轡而出關天下至今傳之以為榮然是歸也富貴之歸也非先生今日之歸也淵明尋三徑之松菊季鷹思千里之蓴鱸賀老跡狂於鑑湖李愿徜徉於盤谷天下稱之以為高然是歸也隱者之歸也非先生今日之歸也先生之心以為印綬之榮不若吾綵衣之戲禽魚之樂不若吾羊棗之養今日之歸大有功於風教矣豈直以富貴而誇鄉閭高尚而傲世俗哉雖然古人蓋有以志事親者不必朝夕在乎左右也

節行脩於身政事理於官功德及於民聲名聞於後則其身雖在千里之遠而其心不啻若左右之樂也吾知先生朝而歸暮而復來乎不然必為蒼生而起天下皆受其賜也某海角賤生方獲摳衣坐隅執弟子禮而先生行矣瞻戀為如何耶於是序其事又從而歌之曰歸去來兮先生胡為而歸陟彼高岡白雲孤飛先生胡為乎不歸先生歸兮何時來小子狂簡不知所裁先生胡為乎不來泮宮峩峩泮水洋洋先生來兮芹芳藻香先

生去兮鸞飛鳳翔

南浦老人詩集序

紹興壬子秋南浦翁喪于横陽訃至某哭之悲已而發囊中得其遺藁有詩數十首皆手所親書視之歎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吾不復見此翁矣此藁其典刑乎某恨生太晚不及識翁壯年時見鄉人言翁昔年豪氣可掬常坐屈輩行直出其上有不可其意輙以氣排之尤簡世俗輩視之若無人性嗜酒不治生事晚年偃蹇

不過家貧無資饘粥是累東役西馳有酸寒可憐態前日之氣使然也予不見去時得一醉揚眉瞬目高談雄辯尚有壯年之風某年少狂妄幸得以詩禮與翁接獲陪緒餘之論乘間以鄉人語問之翁微頷而笑予又問昔年製作尚能記否翁曰盡亡矣吾壯年不獨豪於氣亦豪於詩今日氣窮詩亦然也予悲其言翁雖老作詩不輟一日常不下數首皆信口成不加鍛鍊而有自然氣象然隨作隨亡不復顧惜予既一二年與之游懼其

老而死不可復得屢求之一日以藁示予皆近所作藏之歳餘而翁死遂出之合平日所記與兒曹所傳録成一集然尚有恨者所得止暮年之一二多窮愁抑欝之氣壯年豪邁語無一字留吁可惜哉翁姓劉諱光字讜仲本南浦人久寓居樂清鄉人以其老也呼之曰老劉予命其集曰南浦老人集

潛澗嚴闇梨文集序

某始總角見祖母賈常道其兄嚴闍梨之為人必繼之

以欷歔涕泣某幼而未識之也及稍成童出游鄉校見先輩老成多能道其事且稱其文翰俱妙不獨冠絶於其徒往往吾儒中亦鮮能及者某時既聞其言而得其為人且私慕之恨乎生之晚不及一見焉迨今又十年餘始獲見其詩文嗚呼師真非常人惜乎遯迹於桑門無賢士大夫與之游推揚而夸大之遂使其名泯滅而無聞某見古之隱者逃名而名益彰晦身而身益顯是無他有賢士大夫推揚而夸大之也佛之徒本無求於

世真所謂逃名而晦身者然古之高僧皆能垂名於不朽盖其所與游盡當世知名之士如晉宋李唐道林道安惠遠惠休文暢皎然之徒其所與游則王逸少謝安石習鑿齒謝靈運鮑明遠柳子厚韋應物諸公皆一時選議論所加天下以為輕重遂能使幽潛隱遁之迹藹然發揮於當世而垂耀於無窮以師之聰明高學卓然過人使得王謝之徒與之游假其吹噓奬拔之力則聲名振世未必不如古之高人也師嘗作温州開元天王

殿記文詞雄偉膾炙人口有俞清老者一時名士見而嘆服以書來告曰不意今人中復見古人也然其人譽望非安石逸少諸公比亦不能成師之名師少出遊江湖歴徧山川飛錫帝都振衣嵩洛覽古人之遺迹徘徊於其間然其志節甚髙未甞甚屈以求王公大人之知已其言有曰古之桑門上首與士大夫游非求之也道自合焉爾既而還東嘉隱潛澗誅茅結廬於山林間賦詩鼓琴以自娱顧世莫已知者其詩有欲言重嘆無佘

和之句某一讀而三悲之師之没今二十三年矣平生製述甚多旋已遺亡某頃游明慶訪師之舊廬而求其遺文師之弟子曰宗要者某之叔父也得其古律詩雜文通數十篇為一卷出以相示某既自五歲而知師之名十歲而愛慕其為人又歎其不遇知已而没世無聞今喜見其文如見其人遂丐以歸又自顧晚學小子無聲名勢力可以動人能重師之文於世姑叙而藏之以俟知者師名處嚴字伯威其詩醇重典實不尚浮靡他

文皆如之紹興甲寅仲冬望日序

劉方叔待評集序

昔人有遠行者將由越而之燕膏車秣馬志在一日而千里也馳十日猶未離乎越回首南望自以為遠矣俛仰在塗猶在萬里之外於是益馳前又十日去越而適吳過吳而至楚回首南望益以為遠而前途猶未能十之一也又過楚而至宋又至乎魏又至乎河洛之間其途始半矣又益馳遂遠而至乎秦又遠至乎趙南望益

遠又益北馳遂一日果至乎燕然後解車休馬徜徉四顧自謂天下之至遠者吾已盡行之矣今雖欲不止而行亦無所之也及問燕之人且謂過燕而北又有遠於自越而之燕者行者始嘆息知天下之遠有窮平生之力終不能至者也昔漢有張騫者㝡善行嘗持使節通西域泛靈槎窮河源此其遠又不止乎自越之燕而已由是又知天下之遠固有人迹所不及者然能力行而不已則亦無所不至也予嘗以行者而喻學者竊謂學

之源流甚遠固非一日可至苟能自進不已積一日之力以至乎千萬日超乎遠大之域矣今之學者憚其遠而難至也是以中道而畫亦猶行者未越境而回車望吳楚之郊猶未之見又惡覩古人窮其至遠者乎吾友劉方叔年甚少氣甚銳好學問而工辭章所謂日進而不已者吾前年邂逅於簫峯之下一見如故遂出詩篇以相示吾固知方叔可喜人也自是每見之必示予以所作其辭益加於前予亦嘆服今春訪予又示予以待

評集其間詩賦小詞無慮百篇體兼古律愈新愈奇至前日又見其集益增新製於其間比今春所見又加數等予三年間見方叔之進如此日進不已將何所不至也方叔之集既名曰待評又命予序之意欲待予文而評其當否也予欲評方叔昔日之詩耶今日過之遠矣欲評今日之詩耶方叔之進將不如此而已予未可評也方叔之詩譬夫行者將不止燕趙之間異日昇崑崙之巔乘髙風而飄襟裾者予固以此而望乎方叔方叔

亦當以此而自志乎姑勉之

送表叔賈元範赴省試序

某嘗謂古之取士先徳行後之取士尚文藝雖人事若不同科而天理未容或異以徳行取士人事固與天理合以文藝取士人事固與天理違然天理默行於人事間世有莫得而知者唐王勃楊炯之徒以文章號以四傑而徳行無取焉裴行儉一見之已不許其遠到且謂士之致遠先器識後文藝四子訖如其言行儉非神也

而能料人如許其必以天理卜之乎由是知科舉取士雖專在文藝間然由文藝進者必德行副之斯可致遠大之地吾鄉先生賈公其文藝德行兼長者與早歲蜚聲太學名上賢書久矣天欲大其器而晚成之淹徊且二十載隱居康岩行誼卓絕月旦鄉評及行道之語咸謂先生陰德在人天必相之年今且五十以免舉赴春闈政天相先生時也豈不見其眉間黃氣乎天理已著見於此自今而後學者知德行可取富貴不專尚齪齪

文藝矣某既著為天理說且拭目以待欲驗斯言之不妄矣

送吳翼萬庠赴省試序

韓退之作師說言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弟子予初怪其言謂師者人之模範寧有不弟子如耶紹興甲子予闢館梅溪朋友以予年居其先妄以師席見推執卷而從者四十人常月較其文用三等以品第之其間頴然以才名稱者十餘輩齒頗鏘鏘類能道驚人語予

踈繆反貧其猍藥者居多然後知退之言為不妄是歲
朝廷修三載故事下詔取士予欣然對鄉人語吾徒其
必有人乎既而有燕巢于堂形如品字識者知其為祥
是秋萬子庠中鄉選徐子大亨中國學選吳子翼中同
文館選一時物論咸推梅溪為盛事且二三子尤予平
昔游揚佲大號為上游者予用是竊知人之名冬十一
月同舍展餞禮時徐子居賢關獨吳子萬子預焉酒三
行予祝之曰昔公孫弘以賢良召棘固生謂之曰公孫

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令二子將戰藝春闈射策大庭當不負平日所學公孫不用轅生言以阿合取容雖能㲀然為舉首用布衣取封侯君子不貴焉子慎無忽吾言西行見徐子問訊無恙外道予語告之果能如張籍不叛退之否明年之夏綠槐夾道拂面薫風有青衫少年聯騎而歸天香滿袖喜氣津津出眉宇間過我於梅溪者其三子乎

為林彦明干秋穀序

濟南林君訪山間謂不孝子王某曰予知今歲之大有年乎富者廩積貧者瓶儲惟吾懸罄室中聚數十指而啼飢耳子盍以盈幅之紙為吾之田疇數寸之管為吾之犁鋤寫一二心聲為吾之銍艾吾將穫于故舊之鄉歛于仁義之里稛載而歸庶不虛為樂歲人也某聞之惻然因名楮先生管城子而與之謀皆感慨動懷遂書此可憐語以告指廩君子

淵源堂十二詩序

剡溪周君闢家塾于居第之前有堂有軒其數偶有館有室有池其數奇有齋焉其象數五行通而計之其數象十有二月命客王某名之某采汝南家訓名其堂之中者曰淵源且記之矣其十有一咸采名於杜詩淵源堂之右廡有堂焉賔客論文之所也名曰細論取重與細論文句由細論堂而北有軒焉頗幽邃植岩桂一本以宜之名曰宜桂取宜人獨桂林句由淵源堂而西有軒焉其景物絶瀟洒而人稱之名曰藴秀取剡溪藴秀

異句由淵源堂而東有館焉主人處予於其間予之來也修同舍之好名曰同襟取時赴鄭老同襟期句宜桂軒之內有齋焉書籍粗備足以自娱名曰富學取學業醇儒富句蘊秀軒之內有齋焉吾同舍日摛藻於其間名曰輝聲取自恠一日聲輝赫句同襟館之側有齋焉虛而曠可以羣居名曰集彥取且隨羣彥集句淵源堂之左廡有齋焉主人擇士以誨蘭玉之少者名曰擢秀取偶然擢秀非難取句入門而左有齋焉常虛之會有

遠方之士至主人館焉其來如歸名曰愜義取首唱愜大義句藴秀軒之隅有丈室可坐二人名曰蘭馨取裴李春蘭馨句細論堂之前有方池名曰足鯉實無鯉也盖寓意焉予謂人生聚散無常豈能長論文於此堂耶異日尺素之傳有望於雙鯉故取池中足鯉魚句且戒其勿為高詹事也既名之矣又賦十二詩詩二十字以淵源堂為首目曰淵源堂十二詩而識之以序

記

四友堂記

家君燕坐乎四友堂某侍側家君曰汝知吾此室之意乎吾言汝書之丈夫之於世窮達之道不同而其所樂一也季子之金印買臣之畫錦長卿之駟馬何曾之萬錢古之人得志於當時者之所樂也靈運之山水淵明之琴酒北山之猿鶴謫仙之影月古之人不遇於時者之所樂也吾非不欲為得志者之所為而慕窮者之所樂也富貴有命不可幸而致甘心貧賤者士之安於分

而樂其生吾之所當行也於是即所居之宇造方丈之室藏書一笥置酒一壺設榻一張而吾以一身寓乎三者之間故名之曰四友也明窗棐几前經後史整冠肅容端拜聖賢於千古瞑目攘臂可斥姦諛於已死者此吾之友於書也清者聖濁者賢寄咲傲於一尊之中而逍遥乎無何有之鄉者此吾之友於酒也及乎書疊隱几與闌尊俎曲肱而高枕坦腹而獨卧訪周公於恍惚之間與蝴蝶悠揚而俱化者此吾之友於榻也烏巾道

服蒼顏白髮頹然乎其間者吾之樂也若夫曉色動而窓牖明夕陽盡而燈燭光者室中之朝暮也和氣襲而書帷温南牕闢而薰風來竹簟設而涼飇生簾幕垂而紅爐然者室中之四時也吾與三友相從乎一室無言而妙意得不想而萬慮息物且不得而我累形亦於是而我忘也彼有汲汲於富貴戚戚於貧賤奔走於勢利之門老死於憂樂之塗者吾不為也語畢某拜而記之

綠畫軒記

出蕭峯西南二十里有山逶引若虹霓之狀故俗謂之霓山樂安孫君之居得霓山之勝峯巒竒偉林藂静深有泉發於其下可飲可灌於是枕山而立棟宇因流而蓄池沼結軒𢫬明收拾景象軒之外有嘉木數株脩竹千挺蓊欝蒼翠嬋娟瀟洒播為蹝林舒為濃隂舞清風搖蒼烟影明月漏山光之窈窕蔭碧沼之漣漪禽鳥宅其幽龜魚息其隂左右青山環合映帶藍黛之色與天連碧四時不凋眼界常青望之宛然如此圖畫中盖比

軒之佳致也主人與客日飲於其間寒光入座秀色可掬明瑩杯盤泠襲襟宇神清氣爽深杯不能發其醉情舒興遠高歌不能寫其逸觀者在旁疑其壺觴几席皆圖畫中物賔主僕從皆圖畫中人也有客游茲軒嘗陪主人之清尊覽景物之幽奇寓之於目得之於心有若不能忘者主人曰客為我名之客曰予嘗讀韓退之南山詩有濃綠畫新就之句愛其清新峭拔恨斯景之莫見今此軒之秀庶幾其髣髴采其語而名之可乎主人

曰可客為吾記之客曰軒宇景物之大槩四時朝暮之氣象生綃一幅可得而畫也濃緑之句可采而名也若夫清風一来披雲拂玉天籟之竒非絲非竹雖神工妙手有莫得而模寫博物辯口亦不能形容也予將何言

大井記

予始祖五代末自錢塘徙于温州樂清之左原迨今無慮二十房雖吾廬世得先祖始卜之地閲二百年矣家之東南有井焉不知其疏鑿之始其深繞二丈方不踰

大水清而味甘寒于夏而温于冬至歲亢旱他井皆告枯玆獨不竭提罌而汲者駢集也大觀間吾家築新門遂徙舊門爲井亭作牀以䕶之植雙桂于南北兩旁名其亭曰投轄皆先人之雅致也宣和辛丑魔寇犯境吾廬數千百椽燎而爲埃惟是亭與門幸而獨存葢吾家遺迹也是井有三可書當大父之世鄉人號吾居爲大井頭王家井非甚大而以大得名以其大於他井也非吾家大之見大於鄉人爾宣和壬寅大父得疾服藥思

鯽魚時方盛暑不可遽致先人憂見顔色遂垂鈎于井獲巨鱗予時年十有一侍立井旁親見之井初無魚先人素不善釣蓋孝感也紹興癸亥予闢家塾于井之南朋友岁集焉飲濯洗濯率資其利至庚午季夏羣藏夜汲以有光告予往視之果不誣嘗作井光辨以識之矣意謂魚鼈之族鱗甲文理發光于夜或螺胎蚌腹産珠以自照然未可知也必有博物君子辨之者是井有能大名有孝感之異有光輝之象其可没而不書耶且三

者皆予耳聞目見之實非誕語也然是井可目曰大曰孝曰光予獨以大名之者先吾祖也作大井記六月二十六日書

代笠亭記

吾家之西北原有田二頃盖先業也吾季弟昌齡日課農事於其間有雨暘風埃之患盖焉而手疲屩焉而足皸黧面目暴肌體身勞而況惡於是即田之畔因隙地夷積石創容膝之亭而名以代笠予聞而勞之曰子亦

良苦矣然子之志巧於以物代物而子之心樂於以勞代勞也子少蒙義方之教將以禄代耕一戰賢闗爭邅其願懼事親日短而三釜之不逮也退歸于家躬水菽之養以代之子以二兄日從事乎黄卷不知稼穡之艱難懼田園將蕪百指不能以自活也遂和淵明之詩賦勸農之章躬隴畝之勞以代之朝東臯莫西疇厭春雨秋陽上笠下屩之縻手足也遂作亭以代之此子巧於以物代物樂於以勞代勞而孝弟之道實寓乎此亭也

吾家多難生事蕭然親喪在殯宅穸之奉未畢正人子痛心之時予于勞苦盖有不得而辭者矣然予於耕稼之餘手不廢卷日與竹先生

毛頡陶泓諸

昌齡日硯

盟曰竹先生

子從游於是亭而深得書林藝圃之趣他日登金門上玉堂則當為天子代言之士移畊畆所樂之道而論之於廣厦之間則當為代天秩物之事子之以物代物也其智愈大其以勞代勞也又將移孝而忠矣奚止以一亭代笠而已哉幸弟勉之兄某記

觀水記

梅溪之南有巨溪焉會平原之水而東歸者也俗曰前溪時惟孟秋滛潦踰浹平原出水會天色少霽吾徒以觀水告予與之偕涉流而南漫而平田湍而拍岸其狀也如雪飛空如銀沸鎔如熾萬薪而煎九鼎之湯激焉而珠洶焉而雷壯乎哉其不可以形容也顧謂諸友曰孟子稱觀水有術必觀其瀾諸友今日之觀其有得於水乎時同行十有二人李大昂庚謝鵬臯明周千里震

鄭遜志童侃鄔一唯夏伯虎陳廣予與焉不往者二人謝與能楊寓庚午七月二十六日記

巖松記

野人有以巖松至梅溪者異質叢生根嵌拳石茂焉匪孫森焉匪喬栢葉檜身而松氣象焉藏叅天覆地之意於盈握間亦草木之英奇者予頗愛之植以瓦盆置之小戍室稽古之暇寓陶先生鄭先生之趣焉是日與同舍飲茗談故事因共觀之咸有欲得之色予曰有能賞

之以言者予不敢吝俄篇章爭先而並至皆佳作也予不暇品第之莫知所贈因徙至予會趣堂與八齋之衆共之且告之曰諸友講於斯食於斯游息于斯是松也常在眼焉奚必几案閒然後為吾物耶雖然是松之意不可不知也巖崖質松肖形諸友不凡之姿也青青之色凌傲霜雪諸友歲寒之心也欝客輪囷若偃若仰爪距奮而鱗鬣生諸友變化之象也今日之觀豈曰玩物而已哉唐人之詩曰賜君青松心予於諸友亦云紹興

辛未四月晦日記

追遠亭記

儒與墨其道本相為用故世謂之孔墨然先師孟子獨艴然闢之以為無親何也盖二家皆尚儉儒儉於其身而厚其親墨氏身親俱儉焉儒治喪以厚墨治喪以薄儒謂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又謂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而墨氏乃以薄為其道宜其得罪於名教也孟子之學出於子思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而

曾子遊孔門以孝稱夫子為參作經其末章有曰卜其宅兆而安措之為之宗廟以鬼饗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參發明夫子之意而為之言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伋又廣曾子之意而為之言曰喪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凡附於身與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孟子行其所學於師者盡棺槨衣衾之美以葬親富踰於前而葬亦踰於前其闢夷子之言足以為萬世人子之法師友淵源得有所自也吾徒錢生萬中年少而好學居

家以孝謹稱其喪祖母氏也能竭力以佐父其奉窀穸之事得吉地于黄輿之原以為藏室極其工力而不計其費又築亭於其前以饗之名曰追遠將葬来告於予曰大事有日亭無文以記之敢請予曰子孝以事親而厚其所逮事用孟子不儉之訓以治喪又采曾子追遠之語以名亭將不忘於春秋之享子之存心如是之厚謂予非儒者流可乎予敢以荒迷蕪陋辭耶於是乎書

紹興辛未十月日記

淵源堂記

先儒孟子有言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說者因孟子之言而論淵源之學謂本乎自得非師友傳授之可能嗚呼是見孟子之言而不究孟子之不必言也夫欲造道於未得之前而不資諸師友可乎必深造而後能自得非孟子有所不能言未有舍師友而自能深造者此又孟子之

所不必言也孟子知性爲善知道莫大乎仁義發其素
蘊著爲七篇之書葢其自得有如此者然考其師友淵
源豈無所自云世之學者多矣而自得者鮮葢由誤觀
孟子之書而以不親師友爲自得且其父兄之教子弟
也固非無師友也然其命之之意殆不過欲其傳句讀
習文詞以求速化之術爾鮮有及乎道學之淵源者而
望其深造自得可乎剡溪周君某天資好善而樂教子
弟嘗命工製先聖十哲坐象及列畫七十二子爲一堂

即家塾而欽奉之又親筆而詔其子孫曰親師友之淵源噫公之為家訓過人一等矣其後諸孫日益長師友日益親淵源日益叩而事業日益脩推其緒餘以事進取有肄天子學登鄉老書擢進士第者凡數人餘皆以學問自立而其進未艾由是剡之學者推周氏為盛蓋本於公一言之訓而得師友淵源之力焉某與公之孫世修同舍上庠遂獲登公之堂而覿其遺迹時公化去已二載矣公長子仁泣謂某曰吾先子手澤在是吾懼

不能繼志又慮諸子若孫或懈而弗遵以深吾罪子幸不吾鄙辱臨茲館又辱與吾兄游幸為我名其堂且記其事某辭鄙陋不獲因采公語以名之並書其大畧俾後人毋忘賢祖之遺訓焉紹興癸酉四月日記

細論堂記

淵源堂之右廡有堂焉主人與客日飲文字於其間紹興癸酉予與其徒數人游剡溪客於主人之館登是堂而陪芳尊者屢矣主人曰客與我名之予因誦杜少陵

憶李謫仙詩云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何時一尊酒重與細論文顧謂主人曰君游太學且十年筆硯之交滿天下然尊酒論文之時少而江東渭北之日多當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之夕把杯邀月而月不能言俯地見影而影不與君語雖有胸中萬卷書將誰與論乎予與君為八年同舍之舊而不見者已五年矣況君之所欲見者不止於子而所不得見者蓋有不止於五年之久者焉人生如白駒過隙所謂五年者能有幾而會

合如此之難思之寧不慨然耶君不予鄙而以論文見招者亦五年矣予方奪於憂患而困於貧賤雖屢勤魚鴈之書而久違雞黍之約今乃不憚數百里遠訪君於雪深興盡之故溪獲重上君之堂對酒尊而共燈燭又幸坐中之客無薰蕕之不同相與論文固有不可已者然予學淺識陋尤怯於文字之論他日博雅君子如李杜輩過君之門而登君之堂君當設醴而與之細論可也予欲采杜詩斷章而名之曰細論君以為如何主人

曰善遂書之四月日記

舫齋記

知進而不知退者非特縉紳𫝑斯患也雖出世之士亦然佛之徒本逃名晦身若無意於世者然世之善知識其道學有餘可以淑諸人應緣而出有不能自已者其間好進之徒休於利欲往往賄以求進老而不休訟而不去者盖紛如也惟昌壽淨慧師則不然師少游錫與方潛心佛隴志識學問出人一頭業成而還為緇林所

推服始傳教於永嘉之開元再傳於福聖既而以疾求還故山住壽昌教院凡若干載年愈尊德愈隆道俗愈歸重然即未嘗一日不以退居養老為懷世縁挽之而莫能自脫也某與師有二十年之舊一日訪師而師已獲遂其退老之志居所謂舫齋者欣然見顏色間指是齋謂某曰子為我記之某曰師昔嘗乘無量大法舫游無邉大海中出大誓願力濟百億萬大衆矣今兹舫也其形模似矣然而閣焉而不能浮靜焉而不能濟臨焉

而不能容師獨善其身可也如衆生何師笑曰吾師乘法舫而游人以為無量也吾不知其為大今吾即是舫以居也人以為不能容也吾不知其為小且夫迹有去住而道無去住形有小大而法無小大身之進退迹也舫之大小形也吾出而化億萬衆於人世間者以無形之舫行無量之法爾退而寄老病之身於故廬者假有形之舫藏無量之法也將使夫聞而化者無貪於得無嗔於不得無癡於必求其所欲得又焉有賄而求進老

而不休訟而不去也如子之所謂乎然則吾之退也未嘗無教化也茲舫雖小孰謂其非無量無邊法具乎某媿其言退而記之紹興乙亥三月日記

梅溪前集卷十七